

燎原的烈火

高 霓 著



燎原的烈火

王明著



燎原的烈火

記應現祥、周廣瑞冲破陈規舊律的故事

高 霓 著

燎原的烈火

高覺著

☆

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（沈陽市軍署街23號）

沈陽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文出字第1號

沈陽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沈陽發行所發行

787×1092耗量·1/4印張·22,000字 印數：1—10,083

1956年5月第1版 1956年5月第1次印刷

統一書號 T 10090·33

定價(5) 0.12元

從苦處過來的人

在舊社會里，窮人家過日子就像一首民歌中所說的：“一升三筒米，分做數餐糧，長年是荒月，窮人沒春光。”龐現祥就是在那種苦日子裡掙扎著長大的。

到了8歲上，別人家孩子都挎上個小書包到學堂去念書，龐現祥也求媽媽用破布頭縫了個四方方的小書包，斜挎在腰身上，去上學。

教書的先生是個禿腦門，大下巴，一說話滿嘴唾沫星子直噴人。講起來“之乎者也”比吃芝麻還香。凡是上學的，不管你窮富，一年4斗糧，算做學費，誰不交，誰就別想在他嘴下吃那份唾沫星子。

到交學費的時候，龐現祥擰著兩根粗眉毛，倚在奶奶的膝蓋上一聲不吭，小嘴兒張開又閉上。龐現祥是個懂事的，眼睜著一家十幾口人連糠皮子都吃不上，上那兒去弄那4斗糧，可是他又捨不得丟開書本兒，就在奶奶跟前磨蹭著。

從小，奶奶就把他看成是掌上明珠，不論啥事，一張口就站在孩子這面，可是這回，奶奶也不得不使孩子失望了。“別上學堂跑去了，留家裡拾柴火吧！慢說四斗糧學費，就是紙、筆、墨，咱家也供不起。你不看咱家連飯都

吃不上，唉，老龐家打根兒上就窮，這輩子也難有翻身的日子……”說着，兩顆圓圓的淚珠從奶奶的堆滿皺紋的腮上滾了下來，正好落在龐觀祥的肩膀上。龐觀祥把腦袋埋在奶奶的懷里，也偷偷地哭了。

撿柴火在大山溝樹行里最得勢，村邊兒上，地頭里，連根多餘的蒿草都被人撿光了，就是樹葉子也天天有人一個個地撿，碰着樹葉子脫落多的時候，還常常你搶我奪地打起來。

龐觀祥沒有鞋穿，光着兩隻腳，跑來跑去，好容易找到柴多的地方，天也就快晌午了。肚子里呱呱叫，想把奶奶給揣在懷里那塊拳头大的餅子掏出來吃了，又怕干起活來餓的更厲害，一咬牙咽唾沫就又把它塞在懷里，掙紮弄葉地干起活來。干到日頭偏西，拾掇拾掇才有腰粗樣的兩捆枝子。龐觀祥心裡着實難受，惱恨自己歲數小、力氣弱，一天干不了半拉人的活。

就是這樣苦日子也過不長遠。日本鬼子像貪婪的狼似的，一腳踏住東北一腳伸進關內來。逢人便殺，逢糧便燒，弄得家家破落，人人逃亡。程家庄人跑的跑，散的散，有錢的都拉家帶口的挪到山東濟南府，也有逃向青島的。龐觀祥一家十幾口人，只好抱着被褥在山溝里躺着。夜晚，鬼子的凶殺聲和狼吼聲從四面八方包圍過來，真把人心都驚破了。……

這日子怎麼過下去呀！聽說城裡有些人喜歡吃鄉下的“曲麻菜”，觀祥就起早貪黑地把“曲麻菜”從地裡挖出

來，到縣城里去賣。一天也許能賣一吊大銅子兒，賣了些日子，積下了幾個錢，好歹家里算有個小小的收入。

有一天，龐現祥見有不少人到城里賣水，一打听，說一天能賣3角錢，龐現祥就也學着來，把家里的水桶擦了擦，扁担往短拴了拴，起早挑着一担水就往城里跑。往來挑水賣的都是大人，誰見個13歲的剛有兩個水桶高的孩子進城賣水呢？人們都用憐惜同情的眼光瞧着龐現祥。有的過路人唉聲嘆氣地說：“這年頭……這麼大個孩子不叫扁担壓壞了嗎？”

晚上，龐現祥把挑水掙來的兩角錢，送到媽媽手里。媽媽不忍看他那紅腫了的小肩膀，心疼地給他熬點粥喝，可是他那里吃得下去，腦袋像火燒似的，一頭扎到炕上，迷迷糊糊地連吭都不吭一聲。

媽媽瞅着孩子這樣，心像刀絞似的，撫着龐現祥的身子說：“苦孩子，媽說死也不許你去挑水了，沒那兩個錢也能活。”

龐現祥睜開眼睛，瞅瞅媽媽，假裝同意的把頭點了點，睡着了。第二天，天還沒亮，在通往縣城的路上，仍然出現了一個瘦小的孩子，走一氣，歇一歇，這不是別人，這正是苦孩子龐現祥又進城賣水去了。

到了15歲上，苦又深一層了。龐現祥的老家程家庄屬河北省滄縣管，滄縣離天津一百多公里路，正是受黃河水害的地方。洪水一來，就把程家庄的土地漫個溜平，連根毛草都不剩。

这年，黄河又漲水了，連鍋、碗、瓢、盆都被冲走了。龐观祥媽媽領着最小的兒子挎个小竹筐，一边在灰堆里撿煤核，一边向吃得上的人家討飯。奶奶住在叔叔那里，叔叔收拾个破網，在河下網魚。姐姐是个大姑娘了，托人找了人家，出嫁了。就剩龐观祥一个人了，水再也賣不成，連水桶都沒影了。听說拉人力車能賺两个錢，就想去拉拉試試。

滄縣的人力車行是个好買賣，老板是个同鬼子衙門通气，挺打腰的人。800輛車子架在窮人的脊背骨上，洋錢却裝滿了老板的口袋。

沒飯吃的人，都想租輛車子拉，掙两个錢糊口，可是你要稍有不肖、調皮搗乱、少給租錢、弄坏車体，那不但要受老板的斥責，还得挨打、罰款，重者还得送到鬼子那里坐監牢。

龐观祥找到了老板的住处，見了面，就規規矩矩地給老板拖个礼說：“老板，咱是个窮人家出身，沒飯吃，有把子力气，租給咱一輛車子，賺两个錢糊糊口，就算救咱一条命。”

老板一瞅，是个十四、五歲的孩子，就把手一擺說：“去去，这不是拉螞蟻，是拉大活人，就憑你，也不拿尺棍子量量，沒有3尺高，少給我找麻煩。就是拉車的都死光了，也輪不到你。”

“老板，救咱这条命吧！不拉車就沒活路。”龐观祥苦苦哀求說。

老板仰在躺椅里，吐着烟絲，翻楞着兩顆臃腫的眼

晴，心里打着算盤：“車閑着也是閑着，給他拉，管他大小，多進點油水就多撈點，累死是他的事，賺錢是我的事。”于是他向龐現祥說：“那好，租給你一輛車子，一天兩角錢租金，到時候就交，不許拖延。車子到你手如有一點變樣的地方，就讓你全部賠償，不賠就小心你的命！”

就這樣，15歲的龐現祥當上了人力車夫。

龐現祥架着個人力車，一上街頭的時分，連理都沒人理，也拉不着個坐。過了幾天，有人看他連根樹柢子都沒有就干這個活，就問長問短，教給他怎麼拉省勁，拉那些人掙錢多，那條路通那條路，那條路近便，一五一十地講給他聽，還囑咐他開始時先少拉，慢慢兒地再多拉，千萬別貪多掙錢，累壞了身子。

拉了幾天，去了給車租，還剩下幾個錢，龐現祥心里挺痛快。這天剛拉了一個遠道回來，汗流滿面的剛想坐下歇歇，就瞧見一個鬼子憲兵朝他走來。他一打量，這鬼子像個胖豬似的，肥頭大耳，走起路兩腿叉着，要是有人推一把都能打個仰把叉的樣子，心里就打慄。忙從車后繞到一個樹根底下蹲着，假裝沒瞧見。鬼子憲兵走到車子跟前，不問三七二十一，一屁股就摔進車箱里，張着大嘴喊道：“洋車，洋車！人的那兒？喂！人的那兒？”

龐現祥偷偷用眼睛瞅着鬼子，假裝沒聽見。鬼子見無人應聲，就把腳使勁踹車底叫喊著。車本來就夠受，叫他這麼一踹，咯吱咯吱直響。龐現祥一看，再呆一會兒車就叫鬼子給踏壞了，就假裝着急的從車后跑過來，拉車子

就走。鬼子躺在車身上，“噤哩咕嚕”地罵个不停。

走在半路上，龐現祥實在拖不動這鬼子的太重的身体，不得不把脚步放慢下來。鬼子覺得車慢了，就用脚蹬了一下龐現祥說：“快快地干活！”

龐現祥一則是累了，沒力气跑了，一則是恨透了鬼子，就不听鬼子的吆喝，一步一步地拉着。

許多人力車从他身边擦过去了。

这下子鬼子火可大了，一脚把龐現祥踹在車底下，又拿腰刀打了龐現祥的后背几下子，一分錢也沒給，就像猪一樣的擺去了。

龐現祥被踹了一脚，正好跌在車杆上和一块石头上，一時痛的沒能站起來。好半天過來一个同行的車夫把他扶了起來，坐到馬路旁。現祥低头一看，血已經濕透了左腿的破褲子，膝盖受伤了。

因为伤势在两、三天内不能好，只好把車子退了回去。

窮漢子一年盼一年，过了今年盼來年，可那年是个翻身的年头？为了找活路，龐現祥决定到熱河去找在那做本匠活的父親去。臨走的時候，母親哭的連飯也沒吃，給現祥收拾好一卷破鋪盖和一些零碎东西，放在一个担子里。現祥担起担子，安慰了一下母親，就离家远行了。

到了熱河，找到父親，就在一个木匠家里住了下來。這年春天，龐現祥同父親又多租了地主的兩畝地，到秋天，去了还租，連兩口人的口粮都沒剩下多少，慢說喝粥，

就是一天嚼十顆米粒也混不到一年，真是春天汗流滿地，秋天赤手空拳。

場剛打完，龐現祥從一個自衛團員的口裡聽說，鬼子要抓木匠勞工，他沒敢怠慢，急忙把消息傳給一條街的十幾家木匠，讓他們連夜腳跟腳地逃走了。剩下他自己，他覺得自己不是木匠，怕啥？晚上消消停停地睡了下來。

三星正旺的時候，狗咬起來了，龐現祥机灵一下子，從夢中驚醒，知道是鬼子來了，心想：“狗日的，抓吧！連根汗毛都抓不到。”可是他剛閉上眼，又要睡過去的時候，忽聽狗往這邊咬起來，接着，門撞開了。損里損氣的自衛團員端着槍闖了進來。

“起來！”自衛團員恫吓着。龐現祥帶答不理地爬起來，披着被，坐着不吱聲。

“把衣服穿好，跟我們走！”一個顴骨突出，像個癆病鬼似的自衛團員命令說。

“上那兒去？家就我一個人，我不能走！”龐現祥不懼怕地回答着他們。

“你敢違抗命令？走！”還是那個癆病鬼拿着槍把子比量了一下威脅着龐現祥。

“走一趟吧，看面子，應應差事還會回來的。”一個長瓜臉的自衛團員說。

“我應什麼差事？我又不是木匠！”龐現祥瞪了他一眼。

“可是人家說龍王爺兒子會戲水，你爹是木匠，你能

一竅不通？”

龐現祥見這光景，也無法躲避，就穿好衣服、鞋，被他們攔着，深一脚淺一脚地出了胡同口。

龐現祥被送到南營子當勞工。因為在那打了日本鬼子，又被送到牡丹江東寧縣，在同蘇聯邊境隔一道河的地方，修築戰壕，砌堡壘。直到“八一五”，龐現祥才被蘇聯紅軍解放出來，回到家里。

1948年，當紅旗插遍東北，解放大軍推向關內的時候，龐現祥在熱河省平泉縣小寺溝村當上了貧農團長，斗倒了地主，翻了身。

25歲這年，龐現祥同一個美麗的樸素的姑娘結了婚。到這時候，從小一直受苦的龐現祥才嘗到了人生的幸福，並且体会到了過去的苦，不是命注定的，而是社會造成的。

在黨的教養下

1951年，各地工廠、礦山正在大力恢復和建設着。熱河有許多青、壯年都積極地投向工廠、礦山，準備為國家經濟建設獻出更大的力量。

龐現祥也不例外，他把家中的家具賣了賣，湊齊了路費，就領着愛人到出名的煤都——撫順來。

沒到過撫順的人，受別人謠傳的影響，對撫順都有一種奇異的印象，而且在那種印象里多少還含有恐怖的成

分。覺得撫順什麼都是黑的：地面是黑的，空中飛的麻雀是黑的，甚至有人還懷疑連雪片都是黑色的。至於生活在撫順的人，那一定是一出門就掛一臉黑灰，兩只鼻孔成天像一對黑煙筒。此外，對人影響更深的就是對於礦工生活的傳說。

“到了千金寨，就把鋪蓋賣，新的換舊的，舊的換麻袋。”這套快板在龐現祥心裡記的很牢實。人家說撫順雖然是遍地鋪金，但刨煤的人不是死就是殘廢。有多少人，干了一輩子，到老來還落個窮光棍，要錢沒錢，要人沒人，無依無靠，終於埋在煤堆里，淒慘地死去。

解放前，人們關於煤礦工人的這些傳說，龐現祥是深信不疑的，“天下老鴉一般黑”，他知道煤礦老板們剝削工人，一定也會像地主剝削農民一樣黑心。解放後，龐現祥從人們的傳說里，又了解了一些礦山改變的情況。並且由於覺悟的提高，他相信在黨和政府的熱心領導下，礦工也一定同農民一樣會愉快地翻過身來的。至於煤煙多，龐現祥心裡可一點也不在乎：勞動人民，誰還怕髒，比起受地主的气來，總會強多了。

但是，究竟礦山是個什麼樣，龐現祥還是有些納悶兒的。

火車一進撫順邊界，就在煙氣繚繞的空氣中爬行。從車窗的空隙里，龐現祥已經感覺到有一股煙氣撲鼻，但看市面上，也并不像人們講的那樣，黑氣蒙蒙，而是在分散的碧綠色的樹木中，聳立着許多划破雲霄的煙肉，和顯

現着許多雄偉的廠房。离远看，真有一种蘊藏無比力量和繁榮兴盛的新景象。

下了火車，正是黃昏時候，涼爽的夜晚風微拂着人們的臉頰。龐現祥夫妻不自覺地把衣服緊了緊。

顯然，這裡的氣候要比熱河稍涼些，特別是在黎明和日落的時候。

他們沿着新修的馬路，惶惑地向前走着。閃爍着霓虹燈的百貨公司和整潔的街道排列在他們的面前；汽車不停地從街道上滑過，而人們大多是喜笑顏開地，無憂無慮地在人行道上慢踱着腳步。這一切都給龐現祥夫妻很好的感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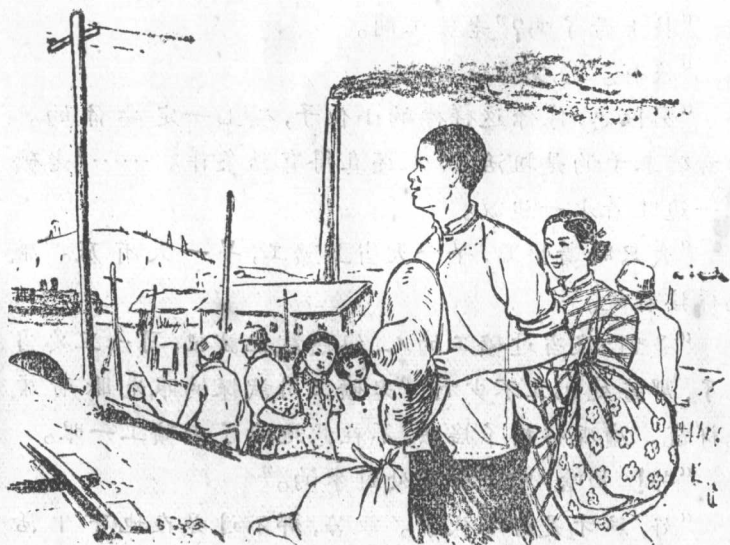
“同志！到老虎台煤礦由那兒上電車？”龐現祥攔住了一個年輕的人問道。

“向前走，往右拐，一眼就看着了。”

龐現祥沒有听清楚，正要攆上去再細問兩句時，一個扎着紅領巾的小姑娘跑上來說：“叔叔，我領你們去吧！拐彎兒就到。”說着就上來幫助拿些東西，撒腿就走。龐現祥心里一樂，在后面緊緊跟着。

到了車站事務所買了票，龐現祥張開兩手抱着小姑娘的肩膀說：“謝謝你，小姑娘。你叫啥名字？以後咱安上家，好請你上咱家串門。”

“沒什麼，叔叔，我叫姜鈴，家住在東三路，我爸爸是團長的。以後請上我們家串門呀。”說着一溜煙跑了。龐現祥在黑暗中望着這小姑娘的兩條小辮子笑了笑，向自



己的爱人说：“看，多好啊！刨煤人家的孩子。”

在一处普通的矿区住宅里，庞观祥夫妻临时居住下来。不久，他们便结识了不少在矿山工作的人，有男的有女的，也有很老很老的和年轻一些的。无论是谁，都是成天的忙碌着，只有庞观祥除了处处奔跑，张罗挂号，就是焦急的等待。

这天，庞观祥拿个小板凳，坐在门口，望着来来往往的矿工正在出神，忽然一位飘着银白色鬍鬚的老人，手扶着鴨式的小茶壺，含笑走來。龐觀祥忙站起來讓坐。

这老人是礦上最老的礦工，有四十多年工齡，今年已經七十多歲了。礦上的人都熟悉他，可是人們誰也不願意再呼喊他的名字，都尊敬的稱他為老礦工。

“挂上号了嗎？”老礦工問。

“沒有。”龐觀祥低著頭。

“別性急，像你這樣棒的小伙子，礦上一定要你的。別看礦工干的是粗活，可人還真得有點條件。……”老礦工一邊吮著水一邊說。

“我只盼著快點，早一天當上礦工，早一天有底。”龐觀祥接著說。

“是啊，沒當過礦工的人，總想試把試把，可一旦要當上了，那苦處也真不少啊！”老礦工用試探的眼光瞅著龐觀祥說。龐觀祥搖了搖頭，不在意地瞅了老礦工一眼。

“苦！怕啥，咱是打苦處過來的。”

“好，這才是好小伙子。說苦，那不過是在地下干活不像在上頭那麼亮堂，再就是髒點，要比起日本鬼子、國民黨時代，那不是上了天堂！現在呀，可不像早先，什麼都變了，人變，礦山變，就連那掌子也變的少出事故了。現在下坑干活，和在上頭一樣，再也不用提心吊膽，啥事人家當領導的都給咱核計好，一點也屈不著。”說著，老礦工手捻著鬍鬚感激地向四面望著，眼睛不知不覺的落在一杆飄揚在礦山高處的紅旗上。

這天，在老虎台礦人事科里，一位年輕的幹部同龐觀祥談了話。龐觀祥出來的時候，是笑容滿面的，無意中覺得自己腳也輕快，腦也清亮，心里有股說不出來的甜勁。

到家里，他把挂上號的消息，告訴了愛人、鄰居和那個銀白色鬍鬚的老礦工。大家都為他高興。老礦工微笑

着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并且請他喝了兩盅酒。

一下井，龐觀祥就像和煤格外有股親熱勁似的，干的猛歡。干了些日子，龐觀祥覺得井下井不像原來有些人想像的那樣可怕。保安規程、安全設備，時刻都在幫助工人避免和防止人身事故。而礦上、區上、班上等等領導人都經常關心大家，領導大家。井常給大家講解生產、學習等各方面的道理。從工人到領導，以及各方面的工作干部，都是那麼和藹可親和關心工人的疾苦；就是個人有件麼說不出口的困難，領導上也常常問長問短，設法解決。

吃過苦、挨過餓、受過鬼子壓迫的龐觀祥，在新社會里勞動，不受氣，領導上還這樣關心、照顧，怎能不使他感動！他回家對愛人說：“你看，礦上待咱們多好。我的主意算定了，這輩子也不想別的了，就以刨煤為生吧！”

他愛人見他這樣下力，自然也很喜歡，就常常細心地照顧他，體貼他，家裏的事兒，她從來不麻煩他，讓他回到家來心情愉快，上班一點牽挂也沒有。這樣，龐觀祥家的生活像火炭兒似的一天比一天紅起來，而龐觀祥也就更加努力的干著活。

一天，龐觀祥干完夜班剛上來，一位中年人熱情地喚著龐觀祥說：“老龐，你老婆生孩子了。”

“啊！”龐觀祥停住脚步一楞。

“怎麼楞住了，一切都安全無事，家屬委員會都給照顧妥當了，你只管放心。”

“噢！”龐觀祥這才松下一口氣。可他一看這跟他說